

中国史学名著选 | 郑天挺◎主编

# 资治通鉴选

本册编注者◎王仲荦等

中华书局



《左传》是编年史，在选题时要避免过分零散，就必须参用纪事本末体；但如完全采用纪事本末体，就有很大一部分应当选用的资料，要因为零散而被割弃。因此，本书除尽量采用纪事本末体外，仍保存了原有的编年史的体制，以容纳许多不能联系的资料。《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它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毕生精力所撰成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记述了共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亦称《前汉书》，《汉书》的名称，是班固自定的，见《叙传》。《前汉书》之称，是对《后汉书》而言。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说：“又使孔昂写得《前》、《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合得六百三十卷。”为《汉书》加“前”字之始。范晔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因此他采用了纪传体。陈寿的《三国志》，就大体说来，超出于其他诸家关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后人对它评价颇高。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人的批评与责难。《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用三百多万字，写出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史巨著。

中国史学名著选 | 郑天挺◎主编

# 资治通鉴选

本册编注者◎王仲荦等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选/王仲荦等编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4  
(中国史学名著选/郑天挺主编)

ISBN 978-7-101-06585-5

I. 资… II. 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②资  
治通鉴—注释 IV.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302 号

---

书 名 资治通鉴选

编 注 者 王仲荦等

丛 书 名 中国史学名著选

丛书主编 郑天挺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¼ 插页 2 字数 232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585-5

定 价 33.00 元

---

## 《中国史学名著选》出版说明

20世纪60至90年代,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郑天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丛书,包括《汉书选》、《三国志选》、《左传选》、《资治通鉴选》、《后汉书选》、《史记选》,共六种。对于丛书的基本情况,郑天挺先生在丛书《前言》中有简要说明。

丛书出版后,受到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师生以及其他读者的欢迎,先后多次再版、重印。直至今日,这些选本仍不失为很好的选本。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予以重版。

为方便阅读,此次重版,我们将上述六个选本由直排改为横排,由繁体改为简体;选注者所作注释,改为页下注;个别因改简体而不再需要的注释,则予删除。

《左传选》出版后,徐中舒先生曾进行修订。不久前,徐亮工先生找到了这个修订本,并提供给我们,此次重版,我们据此对《左传选》进行了订正。

上列各书中含有大量的地名注释和字词注音。几十年来,许多地名发生了变化,古今读音也多有歧异,为保持作品原貌,我们对这些古今地名和注音的差异,一般不作改动,敬请读者注意。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1月

## 《中国史学名著选》前言

《中国史学名著选》是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选的。目的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内容。

本书先编选《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种选本，分册印行。体例不要求一致。或按年代先后，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问题性质分类，编次成书。

选本重点选录名著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

选本作了必要的简单注释，旧注可用的尽量采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全录，《通鉴》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录。

选本尽可能采用最新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没有新标点本的选用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记。

选本对于选录的名著都作了说明，简单介绍它的内容、体例、写作经过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重要著述和学术影响，并说明选本的选录原则。

郑天挺 一九六二年八月

## 说明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用三百多万字，写出了一千三百六十年的历史，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史巨著。

参加《通鉴》编写工作的，除司马光外，还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

司马光（公元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等官职。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以反对变法，于熙宁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御史台，从此不预朝政，专修《通鉴》，至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全书修成。哲宗即位，起用司马光为相，次年病卒，年六十八。司马光著作很多，除《通鉴》外，还有《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等三十余种。

刘攽（公元一〇二二——一〇八八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后因反对变法，斥通判泰州，旋又起知曹、亳、兖等州，后又黜监衡州盐仓。元祐初（公元一〇八六年），起知襄州，人为秘书少监，加直龙图阁，知蔡州，后召拜中书舍人，卒年六十七。刘攽博记能文章，与其兄敞、侄奉世并称“三刘”，他们三人曾合著《汉书标注》六卷。刘攽还著有《东汉刊误》。编修《通鉴》时，专职两汉。

刘恕（公元一〇三二——一〇七八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进士出身。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东北）令，迁著作佐郎。编修《通鉴》时，专职魏、晋、南北朝。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告归南康，监酒税，仍遥隶书局，参加《通鉴》的编纂工作。书未成，卒，年止四十七。刘恕熟习

史事，司马光说他“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十国纪年序》）。著有《十国纪年》、《通鉴外纪》等书。

范祖禹（公元一〇四一——一〇九八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县）人，进士出身。知龙水县事，历奉议郎。编修《通鉴》时，专职唐、五代。《通鉴》修成，转秘书省正字。哲宗即位，除著作佐郎，历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讲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后出知陕州，旋以旧党被斥，病死宾化，年五十八。祖禹博学能文，著有《唐鉴》、《范太史集》等书。其《唐鉴》一书，世尤推其博洽，故时称祖禹为“唐鉴公”云。

我国历史学发展到宋代，已经是著作浩繁，仅就“正史”而论，自《史记》至《五代史》，已有一千五百多卷了。“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引司马光语）。编修像《通鉴》这样详明扼要的通史，是合于当时的要求的。

司马光自少就爱好历史，出仕以后，仍治史不懈。他在嘉祐时（公元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年），即曾对刘恕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通鉴外纪·后序》）可见他对于编修像《通鉴》这样一部编年史著作已是早有宿愿的。不过由于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这一巨大规模的工作，还无法全面展开。

虽然如此，司马光还是开始了自己的编著，至治平三年（公元一〇六六年），已修成了一部八卷本的编年史，自战国至秦二世，名曰《通志》。就在这一年，英宗命他自选官属，在崇文院置书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并赐给御府笔墨缙帛等等，命他续成此书。

神宗即位（公元一〇六七年），开经筵，进读《通志》。神宗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言，并定名为《资治通鉴》，这就是《通鉴》名称的由来。

后来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迁到洛阳，至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全书修成。从治平三年开局，至此共用了十九年的时间。

编修《通鉴》所用的资料极多，正史以外，采用杂史达三百二十二家。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是参加这一工作的人，他说：“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则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书虽无表志而可观，《太清纪》亦时有足采者，《建康实录》犹桧而下无讥焉尔也。唐以来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历》为最可喜。”（晁说之《送王性之序》引，见《嵩山文集》卷十七）由此可以看出编修《通鉴》时收集资料之广泛。一件史实往往根据三四处资料纂成。

编修《通鉴》的方法，先收集资料，作出丛目（提纲），再把大量的资料，按照时间的早晚剪裁排比，勒成长编，这就是《通鉴》的草稿。据说《通鉴》成书之后，它的底稿贮积在洛阳一处，有两大屋之多。然后司马光又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取精用宏，修成今天的《资治通鉴》。全书完成之际，还经过司马光最后的整理，才算定稿。

《通鉴》一书，在名义上，是奉敕编撰的，但与一般官书不同。司马光本人对于历史造诣较深，他对于编修这么一部史书又早有宿愿。协助他修书的人，又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司马光也能用其所长，所以能把这部书编写得较有条理。

司马光本人对于编修《通鉴》的态度，严肃认真。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事事不肯稍有忽视。翦伯赞同志在其《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中说：“这个《通鉴》永昌元年手稿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永昌元年，属于魏晋范围，正是刘恕担任的部分，但对于起草这一年的提纲，司马光却没有委托刘恕而是亲自动手。这一点就说明了司马光对于总揽全书的纲要方面，作了辛勤的工作。”（《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司马光对于删定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



“臣既无它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摭幽隐，校计毫厘。”一部原为六七百卷的《唐纪长编》，在他删定之后，仅剩下八十一卷。

因此，《通鉴》修成，博约得宜，体例统一，前后如出一手。这与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有期，汗青无日的一般官修史书情况对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司马光编修《通鉴》的目的，是要借鉴于历史，教帝王以巩固封建统治之术。又由于时代和阶级性的限制，贯串于《通鉴》全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明显地表现在“臣光曰”的评语中。例如他在《通鉴》一书开头的第一件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事之下，评论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这样，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对于如何维持封建秩序的看法。这样的观点，贯串全书。至于他所选用的史料，也都是从封建统治的“治乱兴衰”着眼，直接为他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全书中政治写得多，经济写得少，文化写得更少。

但是为了提醒统治阶级的注意，接受历史教训，不再蹈前人的覆辙，《通鉴》中也有一些材料在客观上透露了统治阶级的酷虐和民生疾苦。例如卷二百五十一云：

唐懿宗咸通十年，“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莒。莒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莒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莒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

卷二百五十二云：

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碓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撻，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僥不

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这样的材料，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的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有用的。

这个选本共选出《通鉴》八篇，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关于阶级斗争方面，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唐末的黄巢大起义，（二）关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方面，有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唐中叶的安禄山之乱，（三）关于民族关系和与中亚交通方面，有北魏孝文帝变法，唐并东突厥，契丹灭后晋和张骞通西域。

这八篇，每一篇都只有一个中心内容，其中如《黄巾起义》、《唐并东突厥》、《安禄山之乱》三篇，内容比较集中，中心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直接节自《通鉴》某卷某年月至某卷某年月，中间没有加以删节。至如《张骞通西域》、《党锢之祸》、《北魏孝文帝变法》、《黄巢起义》、《契丹灭后晋》五篇，有些内容不集中在二三年之内，有些牵涉南朝、十国等史事，如果全节录了，就会喧宾夺主，中心内容不突出，因此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好在《通鉴》原书具在，历史学系的学生也必然会进一步去读原书，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讲授的方便，对于学生接受水平来说，恐怕也是合适的。

这个选本主要是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来加以注释的。注释部分是由我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张维华、宋锡民、郑佩鑫、陈之安五人集体进行的。胡三省以一生的精力来作《通鉴注》，同时又把《考异》散入《通鉴》正文之下，这些对《通鉴》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除了删去一些反切音注以外，其余几乎全部都保留了。为了使新注不和胡注混淆起见，仍照《通鉴》原来的版式，把胡注列在《通鉴》正文之下，而把新加的注释附印在每段之后。

王仲荦

# 目 录

说 明 .....	1
张骞通西域 .....	1
党锢之祸 .....	11
黄巾起义 .....	25
北魏孝文帝变法 .....	39
唐并东突厥 .....	86
安禄山之乱 .....	115
黄巢起义 .....	167
契丹灭后晋 .....	215
<b>附 录</b>	
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 .....	266
进通志表(司马光) .....	269
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 .....	270
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司马光) .....	272
与刘道原书(司马光) .....	274
通鉴外纪后序(刘恕) .....	275

## 张骞通西域

汉孝武皇帝元朔三年(乙卯·前一二六)

〔夏,四月〕,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sup>①</sup>,为强国,氏,音支。敦煌、张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汉开置郡。祁连,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在张掖西北。匈奴冒顿攻破之<sup>②</sup>。老上单于杀月氏王<sup>③</sup>,以其头为饮器<sup>④</sup>。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sup>⑤</sup>,出陇西<sup>⑥</sup>,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sup>⑦</sup>,乡月氏,乡,读曰向。西走,数十日,至大宛<sup>⑧</sup>。《西域传》:大宛国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sup>⑨</sup>,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康居国,治乐越匿地,到卑闾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

① 月氏,西域国名,亦作月支。原来居住在今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以北敦煌一带,后西迁,开始居住在今阿克苏(今阿姆河)以北,后来又推进到阿克苏以南,建都蓝氏城。到了西汉末年以后,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又向南发展,建都干陀罗,成为西域强大的国家。

② 冒顿单于,是汉初匈奴有名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时期,匈奴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南并楼烦,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强大的国家。冒,音墨;顿,音毒。

③ 老上单于,是冒顿单于的儿子,名稽粥,老上是他单于上的称号。

④ 饮器,饮酒的觞;一说溺器。

⑤ 张骞,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人,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他两次出使绝域,成为汉朝和中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并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⑥ 陇西,郡名,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⑦ 间,孔隙的意思。

⑧ 大宛,国名,首都贵山城。

⑨ 康居,当时是西域大国。

地而居之<sup>①</sup>，大夏国在大宛西南，都妫水南。月氏居妫水北。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蹇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李奇曰：要领，要契也。师古曰：要，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执要与领；言蹇不能得月氏意趣，无以持归于汉，故以要领为喻。乃还；并南山<sup>②</sup>，《史记》曰：南山，即连终南山，从京南东至华山，东北连延至海，即中条山也。从京南而西，连接至葱岭万余里，故云并南山也。《西域传》云：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欲从羌中归<sup>③</sup>，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于单，匈奴国内乱<sup>④</sup>，蹇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蹇为太中大夫<sup>⑤</sup>，甘父为奉使君。蹇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考异》曰：《史记·西南夷传》曰：“元狩元年，张蹇使大夏来，言通身毒国之利。”按《年表》，蹇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归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蹇通身毒国，疑不能明，故因是岁伊稚斜立，终言之。

——以上卷一八

元狩元年(己未·前一二二)

〔五月〕，初，张蹇自月氏还，事见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谓有城郭常居，不随水草移徙也。多善马，马汗血；孟康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天马子云。一说：汗血者，汗从肩膊出如血，号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寘<sup>⑥</sup>。于寘国在南山下，居

- 
- ① 大夏，国名，都城蓝氏城。大夏，是希腊人建立的国家，世界史上称 Bactria，后为大月氏所灭。
- ② 并，即傍的古字。南山，今阿尔金山及祁连山北麓。
- ③ 羌族，是泛指居住在青海的部落。
- ④ 在元朔三年，匈奴军臣单于病死，军臣单于弟伊稚斜逐军臣单于于单，自立为单于，于单逃奔汉朝。
- ⑤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掌议论。
- ⑥ 于寘，当时中国西北部的城郭国家，今新疆和阗县。

西城。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sup>①</sup>，《水经注》：昆仑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度葱岭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又西径安息，南注于雷菑海。雷菑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犁靛之东，东南连交州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sup>②</sup>。《水经注》：河水一源出于寘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西域传》：盐泽，一名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玉门、阳关，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泐泽，亦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穿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sup>③</sup>。《索隐》曰：按《汉书·西南夷传》云：河有两源，其一出葱岭，一出于寘。《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寘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注泐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泐泽，即盐泽也。《西域传》云：于寘在南山下，与郭璞注《山海经》不同。《广志》云：蒲昌海，在蒲类海东。唐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冬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历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即秦所筑长城也。秦筑长城起临洮，临洮县，汉属陇西郡。南接羌，鬲汉道焉。鬲，与隔同。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sup>④</sup>，随畜牧，奄蔡国，在康居西北，临大泽无涯，盖北海云。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处，故曰行国。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sup>⑤</sup>，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节，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细布也。《史记正义》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奇生，可为杖。布，土芦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

① 于寘以西，泛指喀拉昆仑山及帕米尔以西。西海，指阿拉伯海。印度河西流注阿拉伯海。

② 盐泽，即新疆婁县北的罗布泊。

③ 黄河发源于青海星宿海上游约古宗列渠。可是当时传说，却认为罗布泊的水，潜行地下，南出为黄河之源。

④ 乌孙，国名，首都赤谷城。奄蔡，国名，在康居西北。

⑤ 邛，今四川邛崃山。

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sup>①</sup>。”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谓浮屠胡也。邓展曰：毒，音笃。李奇曰：一名天笃。师古曰：亦曰捐毒。贾，音古。《索隐》曰：身，音乾。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筹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师古曰：宜，当也。径，直也。从蜀向大夏，其道当直。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sup>②</sup>，安息治番兜城，临妫水，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师古曰：设，施也。施之以利，诱令人朝。诚得而以义属之，师古曰：谓不以兵革。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译，传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职也。远方之人，言语不同，更历九译，乃能通于中国。致殊俗<sup>③</sup>，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筹言为然。乃令筹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sup>④</sup>，师古曰：间使者，求间隙而行。出陇，出冉，出徙，出邛、犍<sup>⑤</sup>，指求身毒国，徙，斯榆也，以手点物为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读与斯同。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柰<sup>⑥</sup>，南方闭儻、昆明<sup>⑦</sup>。服虔曰：汉使见闭于夷也。师古曰：儻，即今儻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宁州诸爨所居是其地。柰，音昨，又音作。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sup>⑧</sup>。滇国地有滇池，因以名国。楚使庄蹻以兵定夜郎诸国，至滇池，因留王其

① 身毒，亦曰捐毒、天竺，即印度的异译。

② 安息，国名。

③ 殊俗，异俗，不同的风俗。

④ 蜀，郡名，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犍为，郡名，治犍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

⑤ 陇、冉，都是当时居住在今四川茂县、汶川县一带的少数民族。徙，是当时居住在今四川雅安市一带的少数民族。邛，是当时居住在今四川西昌县一带的少数民族。犍，是当时居住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

⑥ 氏，是当时居住在今甘肃东南部武都、成县、徽县、康县、文县及陕西略阳县一带的少数民族。柰，是当时居住在今四川汉源县、石棉县、九龙县一带的少数民族。

⑦ 儻，今四川西昌县一带。昆明，这时是指今云南西从洱海东抵大姚的一带地方，而不是今云南滇池地区。

⑧ 滇国，都城在今云南晋宁县。

地。《华阳国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谓之滇池。汉为益州郡，后改为永昌郡；魏、晋之间为晋宁郡；唐为昆州。《括地志》：滇池泽，在昆州晋宁县西南三十里。

元鼎二年(丙寅·前一一五)

浑邪王既降汉<sup>①</sup>，见上卷元狩元年。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sup>②</sup>，见上卷元狩元年。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张骞传》：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而大月氏又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而夺其国，昆莫报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国，因留居为乌孙国。骞欲诱之复归故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sup>③</sup>。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sup>④</sup>，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sup>⑤</sup>；多持节副使<sup>⑥</sup>，师古曰：为骞之副，而各令持节也。道可便，遣之它旁国。沿道有便可通使他国者，即遣之。

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师古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

① 浑邪王，匈奴占领河西走廊时，派其浑邪王驻在今甘肃酒泉县一带。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浑邪王脱离匈奴，归附汉朝。

② 幕北，幕即古漠字，漠北，指大戈壁以北。

③ 断匈奴右臂，言汉控制河西走廊，就能把匈奴右边(西边)的一只臂膀斩断了。

④ 中郎将，西汉有五官、左、右中郎将，职掌禁卫，秩比二千石，是仅次于将军的官号。

⑤ 数千巨万，犹言数千万，极言其多。

⑥ 多持节副使，多任命一些持节的副使，以便分别到乌孙附近的各国去访问。



奴，不欲移徙。蹇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要，读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蹇还，身毒，音捐笃。师古曰：道，读曰导。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蹇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蹇还，到，拜为大行<sup>①</sup>。后岁余，蹇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晋灼曰：其国人。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sup>②</sup>，南北有大山<sup>③</sup>，中央有河<sup>④</sup>，西域始通于汉，凡三十六国，其后分置五十余国：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皮山、乌秣、西夜、蒲犁、子合、依耐、无雷、难兜、罽宾、乌弋山离、犁鞞、条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笃、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犂、尉犂、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山国、狐胡、车师前、后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真之南，东出金城，与汉南山接；北山在车师之北，即《唐志》所谓西州交河县北柳谷金沙岭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真南山，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注蒲昌海。自于真以西，水皆西流，径休循、罽宾、大月氏、安息等国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西海之水东南合于交州涨海。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sup>⑤</sup>，班《志》：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阳关，酒泉郡有玉门县。阼駟曰：汉罢玉门关屯，置其人于此。《括地志》：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西则限以葱岭<sup>⑥</sup>。《西河旧事》：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真，合流东注盐泽<sup>⑦</sup>。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

① 大行，九卿之一，职掌外交及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事务。

② 此西域，不仅指今新疆地区，同时也包括中亚地区；但这里介绍的地形，却是指新疆地区而言的。

③ 南、北大山，南面的大山，指阿尔金山山脉而言，北面的大山，指天山山脉而言。

④ 中央有河，此指塔里木河而言。

⑤ 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一百五十里。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一百三十里。

⑥ 葱岭，今新疆喀什市、莎车县以西一带，自北而南，山岭重叠，其间土名，随地而异，古时总谓之葱岭。

⑦ 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真，此指塔里木河上游而言。喀拉昆仑山、帕米尔、阿赖山脉，天山山脉之水，总汇于塔里木河，所以说“一出葱岭”。古代和阗河横截塔里木盆地，北流合于塔里木河，所以说“一出于真”。和阗河，今已枯竭。